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

第七十一回 北海關花精問道 南龍郡聖旨升官

金輪大將得了道號，追隨三緘，三緘傳以入門之功，欣喜自不必說。鎮中老少見三緘師徒收伏水妖，人人拜謝仁恩，設宴相待。三緘曰：「吾觀爾鎮，黑氣團聚，皆自不孝不悌，與夫奸詐邪淫所造，故爾水族橫擾。若非吾師徒來至鎮中，合鎮女男，俱入魚腹。然水妖甚廣，莫謂吾已收伏，遂坦然無慮。自此，爾等要將不孝不悌以及奸詐邪淫急力洗除，成為淳厚風俗，將祥瑞之氣凝結鎮內，山妖水怪見而畏生，自然天降康年，大眾同享矣。」鎮人歡欣鼓舞，拜受其言。三緘師徒又住數日，告辭該鎮，仍投北海關。鎮人不捨活命之恩，送至十里亭前，灑淚而返。三緘見得如此情深，乃向眾弟子言曰：「人孰無良，惜盡迷於四害。一加懲創，斷無不勃然而發焉。爾弟子等其來之始，未有不如是者。趁今追隨步履，得吾指點，以復其初，切毋復之而又喪之也！」眾弟子皆曰：「敢違師命，以自墜落哉！」三緘曰：「人生如夢，宜尋不死之鄉。」諸弟子曰：「不死之鄉，祈師予之。」三緘曰：「吾雖予之，願爾守之。」師徒在途，所談無非至道。不覺談論忘倦，已到北海關下。

卻說關內有紫桃一株，得日月精華，能化人形，乘風駕霧。

自成精後，清規恪守，未嘗有害民間。惟恨不知入道之方，朝夕獨坐洞內，靜默弗語。一日悶倦難堪，出得洞來，登山西望，望見祥光一縷，斜墜北海關頭。花精暗思：「能駕祥光，必是上界仙子，吾不免依光奔走，拜彼門下，以求指點。」主意已定，隨後追逐，只見祥光不疾不徐，竟墜關樓之上。花精亦入樓內，見一老姥憑窗而立，忙至身側，雙膝跪下。老姥如未見也，又向左窗憑而望之。外望良久，乃坐而問曰：「爾屬何方女子？在此跪地，有何所求？」花精曰：「吾乃北海關紫桃一株，久已成精，未得飛昇天府，祈仙姑指點一二。若得道成他日，即吾此世恩師。」老姥曰：「爾曾傷過人命否？」花精曰：「未也。」老姥曰：「爾曾匹配少年否？」花精曰：「謹守女貞，淫心從未一起。」老姥曰：「如是，爾乃精中之良者也。爾識吾乎？」花精曰：「不識。」老姥曰：「吾乃麻姑仙子。傳道固其素志，奈吾久厭紅塵何？」花精曰：「敢求仙姑垂憐，妾願拜在門牆，追隨天上。」老姥曰：「毫道未有，安能天上久居？念爾求道心虔，吾指爾一師，不可錯過。」花精曰：「師從何得？」老姥曰：「是地不過三日，來一仙官，名曰三緘。爾去求彼指以大道，是乃爾師焉。果能真心將道煉成，異日繡雲閣中，可為右班女仙之領袖。」花精聞說，不勝欣喜，叩首拜謝，曰：「他年稍有寸進，雖屬師尊教導，亦仙姑指點之恩。」言已，老姥復為叮嚀曰：「吾指爾師，切不可失也！」言去一聲，乘雲天際。

花精自得指示，常在關前盼望。剛在三日，三緘率得徒眾，果抵關矣。狐疑謂其師曰：「此關上有翠髻重重，下有金波閃閃，爽心豁目，莫過於此。吾師在此暫住數日可乎？」三緘曰：「可。」於是諸弟子各入一室，各煉其道。其有未得者，三緘又細為指之。紫桃花精盼望多時，未見三緘形影，忽被關後紫棠花精邀去宴飲，兩日未歸。猛想仙姑所言，急欲回洞。奈紫棠苦苦留定，身不能脫，乃實告之曰：「紫棠姑姑，爾欲長為花精乎，抑欲脫此軀殼；而為大羅仙子乎？」紫棠曰：「吾輩生為花精，一事無知，賴得雨露風雷，發榮滋長，幸在曠野，未經斧斤之伐，牛羊之牧，迄今數百餘年，能化人身，能乘風霧，已喜之不勝矣，安望居大羅天上而為仙子耶？」紫棠曰：「吾亦常作是想。然不脫花精軀殼，倘遇樵人，伐及乃躬，將數百載精靈為斧斤所喪，終屬空有花精之名也！前日妾游關內，得晤麻姑仙子，言此日關中有仙官臨茲，囑吾拜彼為師，以求大道。一旦胎嬰凝結，飛昇天府，何等榮華！吾之急欲歸者，恐失此仙官耳。」紫棠喜曰：「姊妹得此指陳，何弗早言！姊亦願廣同調。」紫棠曰：「姊既有心好道，宜早圖之。否則錯過時機，後難望矣！」紫棠曰：「如是，各駕妖風，急向關中一遊，若或有緣，同參仙子為師，大道可望成也。」言已，二女攜手，上了風雲，直望北海關而來。

北海角上有一鱗魚，成妖數百年，亦駕海風，閒遊山外。

見得妖風直過，忙忙趕上前去，極目諦視，乃二妖女，姿容美麗，拍肩偕行。鱗魚欲奪以為妻，大聲吼曰：「何處女妖，敢在此地妖風興動，以駭人聞？」紫棠曰：「天地大矣，汝行汝路，吾行吾途，何得喝六呼么，不情乃爾。」鱗魚曰：「有吾在此，不准汝興妖作怪，驚恐居民！」紫棠不答其言，各驅風車前往。鱗魚轉至對面，力阻之曰：「吾見汝花容絕世，秀色可餐，如能配吾，方饒汝命。」紫棠曰：「汝既成妖，尚且貪淫，知非好畜生也。」拔出桃劍，與彼戰之。紫棠恐紫棠難敵，亦執棠花棍，雙戰鱗魚。酣戰多時，鱗魚不能取勝，吹起海霧，頃將北海關山後山前迷漫不見。

狐疑曰：「今日是何妖屬，四散霧氣，山谷盡為所迷？」三緘曰：「海風與山風兩相搏擊，必是妖戰。命汝及金光道人前去擒之！」二人得命，乘風一觀，乃二女妖與一男妖力戰空際。女妖敗下，被男妖追逐不停。金光道人手提鐵斧，截著男妖去路。男妖恨甚，大戰金光數合，力劫而逃。金光道人也不追逐，風車播轉，又與狐疑阻著女妖。女妖曰：「吾姊妹雖屬妖部，存心極良，欲到關前投師，反為他妖阻滯。天乎，其欲使吾姊妹終一妖乎？」狐疑聞得此言，乃詢之曰：「汝姊妹要到北海關投誰為師耶？」女妖曰：「吾姊妹得麻姑老仙指點，言三緘仙官闡道人寰，命吾拜彼門下，求指大道，以煉真修，他日繡雲閣中可為右班女仙之首。」言猶未已，狐疑曰：「汝心在投師，何又興動妖風，空中戰鬥？」女妖曰：「吾姊妹拍肩而來，偶遇男妖，欲占為妻，將去路阻著。姊妹無奈，始與大戰焉。」狐疑曰：「如此，汝隨吾行。吾二人即仙官弟子也。」二女聞言甚喜，遂與狐疑、金光乘風直到關外。

二人入室，參見三緘畢，將所遇女妖事詳細稟之。三緘即命狐疑出呼二女。二女入，雙雙跪於座前。三緘曰：「汝屬何妖？實為吾告！」女妖曰：「吾乃紫棠，彼乃紫棠，得日月精華，已數百年矣。昨見祥光下墜關樓之上，吾隨入視，見一老姥獨坐，當即跪地，以求指示。老姥憐其心切，囑妾於此日在關等候仙官，拜為門徒，祈傳大道。旋被紫棠邀飲，言及此事，同來拜師。行至半空，不意為他妖所阻。幸遇仙官弟子，問明來歷，甫導入關，得睹師顏。望師大發仁慈，收錄門下。倘獲飛昇天外，仙列大羅，弟子刻骨銘心，恩沾不朽！」三緘見其吐詞可憫，來意頗誠，乃曰：「收則收汝，但宜潛心習道，不可違背師訓，又作叛道之妖！」二女同聲曰：「弟子不敢存此異心。」三緘曰：「如是，紫棠取為『桃英道姑』，紫棠取為『棠英道姑』，略傳一二道功，暫且歸洞學習。俟師西北游畢，自有緣份追隨。」桃、棠二英喜得三緘傳以道功，拜辭師座，乃歸洞所，日夜苦習不提。

且說七竅前升刑部員外，已歷半載矣。繼因南龍地闊人頑，非有乾濟之才，不能管轄，廷臣交舉，復命七竅仍任此地郡守。

回任後，凡遇疑難案牘，愈見判斷如神，合郡人民無不稱為南龍活佛。朝廷聞得，大加獎賞，兼之郝相累薦，擢升刑、戶二部都御史。旨意一到，南龍父老依依不捨，設酒送行者不計其數。七竅周旋三四日，將父老餞酒飲畢，然後帶領家眷望都進發。風霜幾歷，來至都中。郝相入朝，奏聞七竅歸來，上宣朝見，獎譽數語，即命職受御史。自是為上寵愛，曾不幾時，已升刑部尚書，政柄得專，聲名赫赫，凡有所奏，靡不言聽計從。

朝內諸人，悉皆側目相待。毒龍、蛟、蝦、赤鯉以及蚌母、珠蓮等，朝日計議，欲阻道門。奈起釁無由，一時不能下手。蚌母暗囑珠蓮，常常刁弄毒龍、蛟、蝦、赤鯉等，頻以浸潤之譖，乘隙而投。

紫霞真人默會知之，謂復禮子曰：「七竅自墜名利，愈陷愈深。在為郡守時，權勢尚小，不可為力。而今已專政柄，皇上言聽計從，又兼群妖旦夕刁播，如一聽信，道門必阻矣，大道若何闡之？命汝今夜，魂提七竅到吾洞內，詳說彼之前因，以醒其迷。倘迷途可破，則大道易闡，庶免三緘在紅塵中多費心力。」復禮子果於傍晚時，乘得彩雲，將一縷祥光射入七竅寢所。七竅昏昏睡去。復禮子化為青衣童兒，導彼靈魂，直投洞府。七竅曰：「汝屬何人？導吾何往？」復禮子曰：「吾師招汝入洞，有以告汝也。」七竅曰：「汝師為誰？」復禮子曰：「紫霞真人便是。」七竅曰：「洞府在於何地？」復禮子曰：「不在人間，當居天上。」七竅曰：「吾乃凡人，烏能得登天府？」復禮子曰：「天上神仙，無非凡人修煉。只要真心習道，何患不得登之？」七竅曰：「道為

何道，可以昇天？」復禮子曰：「惟元道一門耳。」七竅曰：「豈習元道而人倫之道不用乎？」復禮子曰：「相兼而習，道乃能成。」言談至斯，已到洞府。洞內紫霞上坐，諸門人仙服仙冠，左右排立。七竅朝拜畢，侍立紫霞身旁。紫霞曰：「汝猶識吾乎？」七竅搖首曰：「幾忘之矣。」紫霞曰：「汝原屬吾弟子，因道祖傳旨，闖道人間，吾遣汝道兄虛無子脫胎人世，肩茲巨任。汝心不服，亦偷身臨凡，欲壞道門，以泄一時之忿。吾每每指點，殊汝迷障甚厚，陷溺甚深。且汝之侍從，盡皆水族妖部，其助汝剖案如神者，實欲竦汝阻道也。然不獨李赤等乃屬水妖，即汝所配珠蓮，亦係蚌女。汝胡以上界仙子，為水妖播弄，不思出此迷障耶？」七竅曰：「吾已受上寵愛，惟盡吾忠。」

侍從即屬妖侶，毫無過犯，如何棄之？」紫霞曰：「在汝以皇上寵愛，官階顯達，享盡人世華榮，汝亦知有寵即有罰乎？古來忠臣如微子、比乾，皆派演天潢，且受其罰，而不得善終者，何若為仙天上，逍遙快樂之為愈哉？」七竅曰：「天下人盡皆修仙修佛，而效清靜無為之輩，則家國無以治，即有天地神聖，誰祀之而誰敬之？」紫霞曰：「家國非不當治，然有上下仙子之分。上界輔助天皇，以行風雲雷雨，生長萬物，養及群黎；下界為吏王朝，以體國而經野。其中視乎前生所造：功修應在下界，為臣待漏者，生時已入王朝冊籍；功修應列天仙者，或稍有缺陷，脫胎塵世，再加鍛鍊，完彼全功，待功修完時，依然仙為上界。如汝前劫係吾門徒，苦苦修持，以成仙子，因一念不忿，人世偷生，遂陷於名利場中，弗思退歸本位。師不提魂示指，非惟仙品墜落，而且墮入餓鬼道中，那時悔之，抑已晚矣！」七竅曰：「師言若是，吾願掉轉頭顱。所難信者，身來天上，猶是人間，恐亦幻境迷吾，非果登天耳。」紫霞曰：「汝欲一睹上天之形乎？」七竅曰：「然。」紫霞曰：「吾即命弟子陪汝一覽，以實吾說之非虛。」言畢，命復禮子、正心子、誠意子導入天上，俾睹河漢星辰之美，又導入升仙閣內，見仙子飛升之榮。一一覽餘，復導歸洞。紫霞曰：「上天美景，汝心羨乎？」七竅曰：「羨之甚深。願祈吾師傅以大道。」紫霞略傳一二，七竅謹記於懷。方欲進究其詳，紫霞曰：「汝可歸矣。自茲已後，毋以阻道為心。」七竅諾。復禮子仍將彼魂導歸。

蘇來天已發曉，細以所游所見，暗暗思忖，其心似有會悟焉。珠蓮見其形容，乃恬以言曰：「郎君臥何癡也？昨夜傍晚即宿，今晨始醒，其殆為幻境所迷乎？」七竅曰：「吾昨夜睡剛入夢，一青衣童兒導至紫霞洞中，傳以大道，是以竟夕未蘇耳。」珠蓮曰：「妾原知君臥而不寤者，必幻境迷之也。」七竅曰：「吾在洞時，亦言及幻境，紫霞又命二三弟子，導吾遨遊天上，星辰河漢，備在目前。以是思之，諒屬是實。吾將欲習成道果，而為天上仙真，快樂逍遙，勝過人間富貴多矣！」珠蓮曰：「天下之異道，迷人不一。有導以游上天者，有導以游地府者，其實無上天下地之能使人游也。況為夢味，本屬無憑，郎君休得信之！」七竅曰：「遨遊天上，即為幻境，胡紫霞真人所說秘言，猶歷歷在耳者？」珠蓮曰：「秘言怎說？」七竅曰：「彼曾囑吾，所言不可告人，雖妻子亦不必道。」珠蓮曰：「紫霞有此秘言，妾愈不信。」七竅曰：「如何？」珠蓮曰：「大道為公，何秘傳一人，不使之聞於妻子？其必刁禍之言可知也。」七竅曰：「豈有仙居上界，而以刁禍之言教人乎？」珠蓮曰：「既非刁禍之言，又何不可為妻子道？」七竅曰：「紫霞已諄諄切囑，吾亦不必說，且暗自為防焉。」珠蓮曰：「妾與郎君匹配多年，無語不道。郎君即為妾告，妾豈有異志而害郎君乎？」七竅笑曰：「吾不言時，汝猶欣然；恐吾一言，而汝心不喜。」珠蓮聞此，乃假傍懷內，百端獻媚，以饜七竅。殊七竅只是秘而不宣。珠蓮無可如何，商於蚌母曰：「郎看謂紫霞真人夢授以秘言，再三詢及，捫舌弗吐，妾心甚是不安。」蚌母曰：「汝於今夜厚治肴饌，慇懃勸飲，俾彼酩酊，或將真言道出，未可知也。」